

《紹興救母記》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紹興救母記》

13位ISBN编号：9789578892620

10位ISBN编号：9578892624

出版时间：1994

作者：徐宏圖

页数：29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紹興救母記》

內容概要

紹興救母記，ISBN：9789578892620，作者：徐宏圖

1、终于把绍兴本的《目连救母》看完了，调腔本也看了一眼目录，内容上区别不大。虽然结构上有差别，但是郑本目连中的人物在绍兴本都还在。傅相、刘氏、萝卜、益利、金奴、刘贾，甚至曹赛英。

绍兴本与郑本最大区别的两块：一是增加了傅相行善前的故事。这本里说的是傅家祖上虽然行善，但到傅相这为富不仁，克扣佃户，冷血无情。玉帝知道了，派散俩财童子下来，一天到晚的折腾傅家，后因刘氏劝夫，傅相改恶从善。玉帝才把小哥俩收回，放萝卜下来。这一段我最喜欢两个折子：NO1.放飞金 傅阿金、傅阿银哥俩儿，因为调戏张友大的妹妹，被张友大一顿胖揍，满脸淤青转回家来，把傅相气的七窍生烟。刚好一点儿，俩孩子又颠儿颠儿的跑来要钱，傅相说：“益利，你给他们拿一万两黄金来，看这俩败家子怎么花！”虽然是纨绔子弟，每每阿金出来，都特别一本正经的：“兄弟有礼！”阿银还礼：“啊！哥哥有礼！不知哥哥唤我出来有什么事情啊！”

阿金一脸忧郁的对阿银说：“弟弟！爹爹给咱俩一万两黄金，让咱们一日花完，花不完就挨打，这可如何是好？”阿银眼珠子一转：“有了，哥哥！咱们把这些黄金换成飞金，到山上放了吧！”

我后来刻意百度了一下，度娘给出的解释，飞金就是金箔一类的东西。小哥俩换了金子蛮高兴，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慌慌的。因而更加快步的往王舍城最高的山上走，想赶紧的把飞金放了以解心愁。

到了山顶，阿金阿银双眼迷离，陶醉的看着漫天的金片片映着晚霞。阿银不自禁的说：“哥哥，你看多美啊……”这时，忽然狂风大作，俩人瞬间被刮下山崖。因为原本就知道阿金阿银是玉帝派来的，所以就算他们再不长进，也不大能让人恨得起来。不知道这段要是搬上舞台是否也是满天飘金花儿，那一定好看极了。这段应两个丑角滑稽的表演，加上狂风大作时丰富的身段动作……哎呀呀！！ PS，这个张友大就是后来那个占山为王抢劫萝卜的张友大，就是后来十友见佛里的张友大。绍兴本里他多了个妹妹，也交代了他的身世“父亲被奸臣所害，全家遭难，兄妹逃亡。”想不到早在之前就有这么一段儿，不知道他们后来打劫的时候，张友大会不会觉得萝卜眼熟呢——哎呀，那个欺负自己妹妹的混蛋怎么长了小二十年还是年纪轻轻的：） NO2.萝卜出生

萝卜在投胎之前，奉玉帝之命，前来试探傅相。傅相刚死了两个儿子，巴不得多做点好事来祈盼刘氏肚子里的是儿子才好呢！因而二话不说施了一千两银子。这个时候，傅相家的两个佃户来了。

这两个佃户很久以前租傅相他爹的田种。后来傅相他爹死了，傅相借口涨租，又大斗进小都出，收回了一半的田地。种地的哥俩苦不堪言。傅相从善后，大概又把地还回去了。哥俩这次是过来感谢，挑来一筐刚摘下来的萝卜。化作和尚的仙人见了萝卜跟抽风了似的，两眼放光，一下子扑了过去：“啊呀！萝卜！正好我渴着呢！”然后抓起一个就往嘴里送。傅相都看晕了，说：“你怎么不洗洗再吃呀！”和尚看看天，忧郁的说：“来不及了！”傅相心说，这不脑残么：“你是哪来的疯和尚，该不是来逛我银子的吧！洗个萝卜有何来不及？”哪想到和尚转身就走，口里念着：“来不及了，来不及了……”竟抱着萝卜投水了。两个佃户送完萝卜回家，路上发现和尚的尸首，慌忙跑回来给傅相报信。傅相悔不当初，不就是个萝卜么？干嘛非要他洗啊！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他当晚梦见投水的和尚，手持大萝卜走进了刘氏的房里。结果刘氏当晚真就生了一个大白胖小子。所以萝卜就叫“萝卜”了。……你们说傅相得多么纯真，做这样的梦都不想歪……哎呀罪过啊，罪过！合着其实傅萝卜也是讨债来的。如果这一段搬上舞台，和尚应该是个正生，突然装疯卖傻，一脸无辜的嘟囔嘟囔的就跳河了，也一定十分有趣。

绍兴本是用方言写的，生活气息本来就很浓重。而且幽默的戏多，小丑的戏多，不摆架子，不讲官话。虽是教化的戏，但是刻意的部分很少。我看的这个本子来自于民间艺人的演出本，虽然和现场演出不能说完全相同，也极大的免除了文人加工的呆板气。所以演《骂鸡》观众笑，就好像看见了自己邻家大嗓门的泼辣婆娘。演《打爹》，观众也笑。唱的戏讲的词他们觉得是真事儿，不是被胡编乱造出来的。

在绍兴本的目连戏中，各种小鬼儿们都是很顽皮的。他们经常跑上来，捉弄捉弄这个，勾引勾引那个。刘氏遣子经商，萝卜这三年行走遇到了很多事情。相比郑本的目连戏，绍兴本的人间戏中，各种冤魂也鬼的戏份大大增加。群乐农民艺术团恢复的七折目连戏，大都是这一段的故事。我以为这段也是绍兴目连戏最精彩之处。

《涨蛮打爹》演起来就是儿子大爹天打雷劈。其实这段后面还有一小折戏。萝卜走了之后，涨蛮爹那俩钱被儿子抢走。他终于明白善人再多，救得了一时，救不了一世，因而有了投水之心。他又不是仙人，他要投水可吓坏了水鬼。在原来的演出中，大约是有一段出水鬼的诡异表演的。可惜时间太久，恐怕遗失了。所以现在就只能看到打爹这一段。现在遗留下来还能让人看得汗毛颤栗的，是《男吊》和《女吊》。男女红

神的故事也是有前因后果的。傅罗卜经商半途，傻大方傻大方的总算被人盯上了。有一个拐子，约了一个造假银的，冒充化缘的和尚，谎称王舍城会缘桥塌了，四处招摇撞骗去。罗卜一看是自己家门口的桥，就给了一百两，祈求母亲平安。拐子又以整银不好花为名，用假银子骗了罗卜一千两碎银子。

这两个骗子看挺好得手，又跑到别人家。有家人丈夫出门，只有女人在家，因为膝下无子，舍了金钗祈求麟儿。她家男人回来，遇到拐子，看见会缘簿上有自己老婆的名字，再一瞧真是自己老婆的钗。因而气不打一处来，打了拐子一顿，又打老婆。家里的丫头借机煽风点火，男人把老婆赶出家门娶了丫鬟做小妾。

女人一想，男人在外面寻花问柳，回家找茬赶自己出门，还怪自己“无出”，又憋屈又难受，就动了上吊的心。女吊感慨完自己悲惨的命运，可算找到替身了。就把这个被骗的可怜女人吊死做了替身。

《花园埋骨》一折中，绍兴本亦比郑本有趣。金奴和买猪羊的那位奉了刘氏之命跑来埋骨。坑还没刨深，男的突然神经兮兮的说：“金奴，你听见没？好像土地在说话。”金奴看他这没出息的样儿真生气。说：“什么土地不土地，待我来尿一泡尿浇浇他！”

土地这一露头——嘿！这小王八蛋！梁子结定了。所以灶神上天告状的时候，土地公公特别积极：“哎呀我知道，我什么都知道！”

刘氏匆匆跑来花园指天发誓的时候，还有个小鬼使坏，绊了她一下……

《调无常》正式的折子名叫《白神》，演出在《调五方》之后。是白无常接了捉刘氏的牌，干活之前的一点儿牢骚。跳完无常之后是送夜头，无常在送夜头的那儿吃完就跑去“三捉刘氏”。如今的演出，一般还能演到送夜头那。

也许是因为我在绍兴看了折子，也许是因为绍兴本的鬼戏演在人间，也许是因为绍兴的白事中也会吹起那么凄厉的目连号。我总以为绍兴的目连是更加诡异，也更加好看的。除了一些常演的段子，纯哑剧的目连还有《出鹤》和《收鹤》等，《出鹤》、《收鹤》这两折是讲傅相升天的，不知道在绍兴的白事中，是否有目连班会演。而《施食》一折，郑本里没有，我却在历溪高腔的目连戏中见过，是插在判官捉刘氏之前。

相比郑本，绍兴本游地狱的戏就匆匆而过了。在郑本里，虽不像徽州艺人王秋来给我讲的那样，十殿阎王官儿越来越大，但每一殿的职责是非常明确的。有的地方处理偷盗的，有的地方处理奸杀的，有的地方专门来供误被打入地狱的人伸冤的，有的地方负责轮回的。在地狱里，有人情——五殿的看门儿给了目连一个信物，让他去六殿去找自己的兄弟；有官场——后来殿君们知道目连奉了如来之命救老娘的，基本上就不大难为刘氏了。那意思：差不多就行了，你走走流程，变完狗之后就和你儿子团圆了哈！

2、益利 益利哥最让我感兴趣的一点就是他最后奉仙儿了！我从绍兴本、郑本里翻天覆地的找原因，他无非干了那么几件事情：第一帮助傅相布施；第二陪伴罗卜经商，中间遇到张友大抢劫，他和罗卜争先恐后的替死；第三，经商回来，帮罗卜打理三宫，帮罗卜布施。罗卜救母之后他一直都在坚持干这个事情。第四，刘贾的儿子落难之后，益利哥一直替罗卜救助他。对了，曹赛英当尼姑之后他还给送过吃穿用的。

益利是个义仆，他也很老实，本分做人。他比罗卜皮实一点儿，没有那么爱哭。出个事情，遇到个叫花子什么的，这个做粗活是要上去问话的。他打扫神殿，按时给各路菩萨上香，各种帮主人救助穷人，我想一方面是他忠于职守，一方面是他心中也是有菩萨在的。他最后被封为神仙，估计和这个也有关系。

还有一个好玩的情节，就是在绍兴本里，傅相临死之前把罗卜叫到跟前说：“儿啊，以后你不可以把益利当成仆人，要把他当成哥哥！”罗卜点头称是，从此后也是“益利哥”、“益利哥”的喊。

其实我是有一点儿费解的。傅家那么多仆人，虽然益利很忠诚，虽然益利帮着傅相布施，也是个很重要的仆人。但是，绍兴本里益利一出场时并不是末，而是个小生~~很神奇啊！他虽然也许比罗卜长十几岁，但是在伺候傅相的时候也还是个孩子，不是三代老奴~~何以得此照顾？

若我改的话，也许会给益利加个背景。就是益利也是祖孙三代都在傅家当差，这就贴谱很多了。傅相家是三代积善（算上傅相改好之后），说不定傅相的爷爷对益利的爷爷有过救命之恩——反正他爷爷肯定救过不少人，不多益利爷爷一个。益利爷爷也许当年是差点冻死在街头，得救之后感激上苍，对子孙的教育都是“以善为本”，所以益利一直很忠诚、很善良，也有了来由。为了证明益利从一开始就很好心，说不定傅相一开始欺负那两个佃户的时候，益利已经很难受了。等到傅相逼沈容正得媳妇当仆人，估计也是益利去搬刘氏的救兵。

傅相要把益利当儿子看。益利说不准也救过傅相的命，比如说阿金阿银死了之后，傅相不想活了怎么办？抢救绝望自杀的男主人，一般也是男仆干的事情。

益利是个仆人，他和罗卜刘氏不一样。在陪罗卜经商的途中，罗卜看到人情冷暖，惊愕异常，那些凶巴巴冷血的人对于罗卜来说，是他救母之前的第一次历练。可是益利做为底层，应该见过很多。所以他虽然和罗卜一起经历了很多事情，但是他并不觉得会有多么大的苦。我想他更多的是感恩傅家爷爷救了他的爷爷，感恩自己在大户人家当仆人，没有像被救济

《紹興救母記》

的那些人一样成了叫花子，感恩自己有罗卜那么好的小主人。对于傅家经历的各种悲欢离合，他应该确实有看到亲人遭难的那种痛心——虽然他自己会摆得很清楚，自己只是个仆人。对于傅家以外的各种冷暖，我想他是悲悯和感慨更多吧。

目连救母出走了十几年，回来的时候，祭扫傅相坟墓的益利已经不认识他了。益利从小长在傅家，到最后大团圆时，他已经开始有了花白的头发。他是一个身在局中的局外人，一个从头至尾的见证者。

金奴 扒完益利的来由，我猜想金奴八成是被买来的。纯劳苦大众，打小就受了不少苦，心中可不待见这个社会。她小心翼翼的伺候着有些小性子的刘氏。刘氏对金奴没有多好，但是也不坏，其实金奴在傅家除了偶尔被骂两句，没吃过什么苦。

金奴好容易进了富贵人家当丫头，以为人家吃肉她总能喝点汤了——结果傅家吃斋。主人吃斋，她自然也得跟着吃。这心里得多不平衡。所以她恨和尚道士，更恨天儿巴天儿的在刘氏面前没完没了叨叨“急急修”的尼姑。更何况，她撇嘴说尼姑两句，还被刘氏臭骂了一顿。

本子里写，金奴一脸苦相的跟刘贾说：“舅爷，自从老爷死了之后，夫人一直悲悲戚戚。她又天天吃素，搞得身体越来越差，这可如何是好？”

我就不腹黑了，我想她也是的确有关心刘氏的成分的。第一，因为刘氏对金奴不坏。第二，后面地狱里主仆相会时有个佐证。刘氏跌倒了，金奴自己也苦逼成那样了，可是她上前去扶刘氏起来。

但是劝荤成功，对于金奴来说是一个伟大的胜利。看她出那些馊主意，就知道这孩子是抱着报仇雪恨的心来的。偷鸡、打狗、还劝刘氏把羊和猪活活烧死，以求味道鲜美。肉馒斋僧、火烧庵房，这样的煽风点火绝对不是出于帮刘氏报仇，她的心里话一定是：

叫你之前不听我的话，天天对围着那些臭尼姑团团转。我早就告诉你，她们不是好东西！这下挨骂了吧！稍不顺她们的意就一股脑的过来埋汰你！得教训她们！狠狠的教训她们！让她们之前那么嚣张。

刘氏开荤之后吩咐她去办事，她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心中是兴高采烈，被使唤也在心里狂笑。她不敬鬼神，反正鬼神也没有眷顾过她。所以她支走一起埋骨的男仆，在土地公公头上撒尿，毫无羞耻之心。但是她怕鬼，做了亏心事，土地公公一咳嗽就把她吓跑了。到了地府，她与刘氏一样，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看着刘氏被乞丐用魂轿抬走，她肯定绝望的想：“妈的，当时老娘把你们带进来，夫人才赏的钱好不好！”

哎呀，在无人理睬的地狱里撒泼打滚的哭，样子一定很滑稽。

刘贾 盘剥小民这个事情，刘贾是从善前傅相的翻版。我觉得我的三观被毁了。我不觉得“自私自利”是个人多么大的过错。按政治课上的说法，介个不就是阶级矛盾么！我为什么一想到地主就会想到那些最后挨批斗的，因此就不自觉的同情。

有传说刘贾最后杀过人。但两个本子里我都没看到。刘贾最后是怎么把家产都败光，导致儿子讨饭的？虽然他钱看起来并没有那么特别多。好歹之前也能给儿子请过三波教书先生啊！

但刘贾依旧是坏的。从开荤的时候，他一个劲儿的教唆刘氏和他一起不干好事就能看出来。这种非拖别人下水一起干坏事，那时候他又不知道有地狱神马的。这是一种什么心理呢？

在轮回的时候，他和刘氏抢着说“都是我的错，不干别人的事！”天怕是也不晓得是不是出于真心。刘氏从一开始就是好的，刘贾也许从小就游手好闲，他对姐姐的脾气太了解了。这个时候也许只是欲擒故纵的让姐姐做挡箭牌。

但是刘氏真的扑过来挡箭的时候，我猜他后悔了。因为万事到头总是空。

刘贾变了驴，身上还那么大大的写着“我是刘贾”，还有前世的各种熟人过来围观~艾玛，臊死人了。

要我分析刘贾，我会继续狗血的把他的来由。若我写故事，那么背景一定是：刘贾是刘氏的亲弟弟么？谁知道是不是小老婆或者妾室生的。从小就被正主儿明着欺负，奴才按着欺负，所以浑身上下都是心眼儿，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自己吃亏。最后这种变态的精明成了一种本能.....

曹赛英终于写到曹赛英了。曹赛英亲娘死的很早，她的晚娘其实对她还是不错的。曹赛英的爹爹外出公干，清明的时候曹小姐一个人去拜祭母亲。她不知道，这时候她妈在金银桥边看到了亲家母刘氏，跟鬼差说情，结果被鬼差刺儿了一顿。曹拜祭母亲归来被路过的一个纨绔子弟相中，还很不正经的挑逗了一下子。曹心情极差，和丫鬟把臭小子骂走了！

原来我在书上看过，说清明孝服俏媳妇。踏青和上坟是同路的，清明和上巳节相距不远，因此这时候发生的个中浪漫啊，流氓啊，各种事情特别多。从这个侧面，也说明曹赛英长得水灵灵的，好看，当尼姑可惜了。老爷是善人啊，后续的夫人能有多坏？逼嫁这个事情，其实也是被曹小姐刺激出来的。

我就说恶语伤人六月寒吧！怎么晚娘就成逼女出嫁的恶妇了？凭什么晚娘说话不算数？晚娘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曹赛英太犟了，让谁看着都生气。晚娘逼嫁，不嫁！死也不嫁！可是琢磨一下“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自杀对不起爹娘，于是跑去当尼姑。从那自己权衡利弊，说虽然削发也对不起父母，但还是名节为大啊！然后爹爹回来了，她不跟爹爹回家，又劝爹爹不要怪晚娘，又拒绝爹爹和益利送来的东西。在郑本里，作者可期望把她打成一个品格高尚的节妇。她沉浸在自己的道德世界里，生怕做错一点儿，给爹娘丢人。这是看着非常让人生气的一个人，第一次看到这儿，真想抽这个

脑子有水的姑娘俩耳刮子。节妇有很多种，变态的特别多。但是有一种是很可怜，特别值得同情的。她正值青春年少，却为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名声，把自己变成一个往死里折磨自己的人。更重要的是，她心里一定是爱着目连的。罗卜那么傻乎乎的，要我我也爱的。何况曹小姐从小受父亲熏陶，更爱从善的人。所以她去出家，她去给目连和刘氏祈福，她对爹爹和益利送来的好吃好穿毫无兴趣，她只能伴着青灯愁苦到死。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目连做了和尚，曹赛英做了尼姑。此生都不可能了。

曹赛英也升天了，她幸福么？她活在人间活着活在天堂都是一样的，在自己的道德面子和绝无结果的爱情中各种挣扎。她永远都只能远远的看着目连。

3、我没有特别的信仰，对于佛教了解也不多，对于整个轮回和因果报应的价值体系所知甚少。加上《目连救母》至少是明朝的本子，很多东西搬到今天不大适用。比如说，节妇都要升天堂来表彰这个事情……因此，在读郑本和绍兴本的时候，会平白生出许多稀奇古怪的想法。最开始的一个是关于白猿。白猿在林子里呆的好好的，吃点小动物什么的那也是人家自己的食物链，可是观音偏偏把他捉起来，让他护送目连救母。猴子受了点化，是可以改好的。可是我老觉得他说赞美观音“七擒孟获”有点言不由衷。参看《西游记》里的孙猴子，如果真要改，我可不想开路的白猿那么老实。他么，一边干活还要做一个牢骚户。即便是变成了道人帮助目连，也是一个颠道人，让目连这个老实孩子头疼。白猿要去牢骚，为什么目连那么娇气，既然吃苦还要哼哼何苦要上路救母；要他牢骚菩萨们好无趣，为了成就目连救母的美名折腾出这么多事情来，既然目连那么善良，还来回考验他不是折腾人么？……反正，只要我看不懂的地方，就都让白猿说出来吧~~在郑本里，白猿助目连过了流沙河和火焰山，实在觉得观音太啰嗦了，就与她建议：“你看我怎么帮他，他还是个凡身，何时才能见了佛呀？还不如赐他神通罢了……”至于扔目连的行李，我觉得他看不惯目连老实得让人想揍一顿的样子，耍耍他也是理所应当的。这和观音戏目连，纯出于考验之心还不大相同。

目连最后有大成就，念经念得虎不下山鹤不行。实际上他是经过了多层历练，一层是被母亲遣去经商，见到种种世态炎凉，一层是挑经救母，挑战自己意志力的极限。只有把这种递进写出来，把罗卜的成长和母子剪不断的关系叠加，故事才能好看。（或者说，更折磨人~~哈哈）在郑本的目连戏中，有个掉进地狱的穷人问判官，凭什么我犯了这么一点儿小错就遭这么大罪？那些当官的，杀人放火的都没见呢？当时判官回答一笔带过，大概是说他们自然也会受惩罚，不需要你来管！但在郑本和绍兴本里，只见忠臣将军受封赏，从不见贪官污吏受惩罚。在被蹂躏的倒霉蛋儿里，刘氏算是地位较高的了，起码是位夫人，而且老公还是有功名的。其他的鬼们，受罚和被冤枉的大都是穷人，小偷、作奸犯科的、杀人放火的、不孝的，却没有贪官啥的……不知道这些情节是被哪朝哪代给和谐了。所以我打算适当的加点表叔一类的角色，冤枉好人屈打成招的烂官儿们也可以在地狱里和那些被屈打成招的人对峙。至于那些因为交不起捐税偷盗的，或则做好事却无法遵守社会规则的受苦人，都应该给他们一个抗辩的机会……做为一个天天刷微博毁三观的人，看着现在发生的那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总觉得比鬼故事吓人多了。那天和一个写惊悚的朋友聊天，说起来都是在玩命的做美化处理。可是有些事情，还是忍不住想改头换面的写出来。在郑本中，有一个不信鬼神的秀才，被判官骂了一顿却没有惩罚，因为秀才从没有生过坏心。所以目连戏里有个价值观，就是形式并不重要，敬鬼敬神都出于内心，这一点是需要保留了。关于“神仙一句不点破，误了多少世上人”这个事情我一直比较纠结。神仙老爷们在天上，大部分人是不得见的。所以如果我写，我更想写出一个以鬼神为暗线的真正的人间，而不是被鬼神操作的提线木偶的人间。可是神仙和鬼怪，又是有它自己的体系的，和各种民俗祭祀活动联系在一起，丢弃的话又十分可惜。所以的话，把故事弄成正反面会不会很好玩——正面是一个五彩斑斓的人间，背面是规规矩矩的玄幻鬼神界。在鬼神的世界里，除了写神迹，写考察人间，也可以稍稍写一点儿有趣的官场生活。比如说，为什么玉帝大爷那么关心傅相是好是坏，还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除了傅相祖上积善，恐怕跟他家后花园那个话特别密的土地公公有关系。像刘氏这样的争议案件，各路大臣们在玉帝爷爷面前廷议一二也是可以的：）还有就是神仙们干嘛翻来覆去的考验人。就是因为再神通广大的神仙，也是无法看透人心的。因此我还想加上一些情节。神仙也是个体，个体就会犯错误，比如马虎啥米的，所以劈错人的事情也是偶尔会有发生的。安排傅相一家各种事情，是观音牵头，玉帝有旨的，但是小神犯错，也不敢轻易下凡现身点化。为了补救，他们可能会托个梦啥的，比如告诉某个老爷：“对不起哈，把你家烧精光！不过没关系，你从前做过好事。你原来帮助过的某某某发财了，你可以去找他……”结果某某某不理变乞丐的大老爷……哎呀，小神多尴尬啊！人情冷暖尽收眼底。因果报应这个事情，是一个规则。规则么，就从来没有完全公平的。我想不把它写的那么神圣，也不用天天为了刘氏受苦而烦恼，死钻牛角尖的琢

磨到底问题出在哪了。也不会因为女红神非要找替身而难过。这样我的心里也会舒服一些。

最后说说《和尚下山》，这个戏在绍剧本里是个完全没净化的大黄戏。和尚先想着语言挑逗，然后意淫抱着尼姑多美，最后在土地庙。尼姑问他：“你不是找和尚去了么？”和尚说：“和尚没有，小和尚在下面……”当着土地公婆，就要扒尼姑，还说：“哪个神仙不是爹妈生的！”不知道郑本出版之后有没有和谐一些东西，但从郑本最后尼姑变猪，和尚边秃驴的下场来看，这出戏还是黄戏会比较合理一点。当然，也有可能是郑本里的道德观不正常。不过《思凡》和《下山》两出小戏实在是太熟了，要把我们心目中纯真的小和尚小尼姑整成俩流氓我可接受不了……还是按着可爱的路子写吧。要写黄戏么，县老爷府里绝对不会少的……嘿嘿。暂时想到这些。小戏的故事若有新想法，随时会补充。

4、 郑本的结构写的非常规矩严谨。它有一条时间线，元旦上寿、观音生日、傅相是在暮春升天的、刘氏是在苦夏时开荤的，如果认真的列一下，估计会有一个非常规矩的时间表。它还有一条超对仗的因果报应线。在人间出现的真善美、假恶丑，在阴间必定一一给出答案。在情节的安排上，主线和小戏的环环相扣几乎到了强迫症的程度：比如叫花子的戏，《孝顺歌》是唱给傅相听的，《十不亲》是刘氏开荤之后唱给刘氏听的。什么人听什么戏，绍兴本里做不到完全这样。《和尚下山》、《尼姑下山》这两出戏是插在哪儿的呢？插在刘氏去世之后，老尼姑去做法事了，老和尚也去做法事去了，这才给了一对儿冤家逃之夭夭的机会。郑本里当然也有好玩的戏，比如和尚背老汉的那折。老汉走不动，想让和尚背他，于是佯装妇人。手粗因为干重活儿，胡茬扎人是因为散了头发，俨然一个古代版大灰狼骗小红帽。还有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段子，就是益利见了刘贾儿子在讨饭，刘贾儿子说起自己小时候，爹爹请了三个师傅教对对子，结果对出来的不是“莲花落”就是“大哥大姐过年好”，老先生们最后崩溃了，说教不了，这孩子天生讨饭的命。但是这些好玩的段落，大都还是带有文人气的。和绍兴本里，大夫胡乱给刘氏看病把不准脉胡说一气的插科打诨滑稽的“俗幽默”不尽相同。

虽然大部分的压缩本《目连救母》演出中，都是想方设法的把小戏砍掉了，但我还是以为这些丰富多彩的小戏才是目连戏中的精华。这一点在绍兴本目连戏人间百态的描写中尤为明显，特别擅长写家长里短。若把郑本也算进来，就可以理出一条又一条有趣的线索，比如民俗（吉祥、祭祀的戏）、比如各种稀奇古怪的老行当（牙婆、算命的、大夫……如果和尚和尼姑也能算进来，那么《双下山》就是非常精彩的一折了）、比如小鬼儿们的种种……先前我把一折小戏《涨蛮打爹》改成了小说，觉得这么干挺有意思的。要是仔细琢磨琢磨这些小戏，改出应该挺好的。这时候，开始忧伤之前看的书太少，对于民俗、儒道佛三教的常识一无所知，对老行当也没有刻意去了解。之前倒是想过想法找找三姑六婆的事儿，可惜不得要领，找到的资料甚少。前段时间看《玉蜻蜓》的本子，我什么时候也能写出里面“关亡”那样好玩的故事呢——女关亡为了套话儿，跟看后门的傻大个儿说关亡成功之后就给他当老婆。傻大个儿害怕被骗，非要留下关亡的伞。伞本是关亡的一个标志，她就假装很紧张的说：“哎呀好吧！可是这可是我的命根子，你可不能弄丢了！”真是看得人捧腹大笑。那一段描写只有两回，从关亡下船到她假装苏妈老公骗苏妈为自己说好话，每一个细节都写得那么生动，让人难忘。还有另外一种改法是添头添尾另成故事，翁偶虹曾在一些文章里举过例子。今年四月看得昆曲《白罗衫》也是这个改法。如果要这么改，改的一定是罗卜行商的一段。《女吊》前后的故事很丰富，《涨蛮打爹》的故事也很完整，再把其他好玩的小戏添加一二，用罗卜串起来，应该也不错。

5、 至于故事的主线，说起来目连救母仿佛一个翻版《西游记》+佛教故事，看起来没有多大意思，但要把人物拎出来，寻觅他们从一而终的性格轨迹，也是可以说一说的。刘氏在绍兴本的开场中，刘氏是非常和蔼、富于同情心的。她见傅相逼迫沈容正的老婆做奴婢抵债，忙过来劝解，并认吕氏为干妹妹，给了银子让他们走。除此之外，她信佛要比傅相早多了，还不断的向傅相灌输“急急修”的思想。是她提醒傅相那两个败家儿子一定是老天派来惩罚他的，所以傅相才焚了斗秤，改恶从善。她很仁慈，所以《女斋》中，尼姑说什么她就是什么，打心眼里非常的认同。她很爱家庭。这一点从郑本中看得更明显。傅相升天之前要她立誓吃斋。她一边哭着一边说：“好好好，你说立誓就立誓。”我想那个时候她是光顾着伤心的，所以从一开始，誓言的内容是什么，她其实根本就不在意。金奴和刘贾劝她开荤，义愤填膺的说了那么多话，她都严词拒绝了。直到他们说：“你吃斋有什么用？你看老爷，为善一生，结果连五十岁都没到就死了。”他们还骗她说傅相是被大白鹰抓走的。就这一句话，刘氏的心理防线彻底崩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下了狠心——老娘就要开荤了，让你们叫我老公走那么早！我仅仅看到两折川剧本的目连戏录像，川剧版本中是因为罗卜出

《紹興救母記》

家，死活不跟刘氏回去，刘氏心里不爽才开的荤其实大同小异。刘氏开荤之后，真心不是瞬间就变得无恶不作了。和尚来劝、李公来劝，开始她都是比较平和的接待的。尤其是尼姑来的时候——郑本里描写尼姑进屋，吧嗒吧嗒说了四幅画，幅幅都在指责刘氏。个人觉得，刘氏这个时候已经被刘贾金奴迷惑了，正是很混沌的时候，这时候一堆人噤里啪啦的过来指责，承受不住，才变得气急败坏。如此，可以参照今天的人肉搜索……我不懂佛教，听说背誓开荤在佛教中是非常大的罪过。不过我朋友跟我讲的时候，说一般人是因为许了愿才立誓吃斋。可刘氏又没许愿，她不过是为了哄要去世的老公。我从普通人的角度想，如果刘氏仅仅是开荤，真心不是什么天大的罪过。不过后来弄死一条狗，用肉馒头斋僧，又烧了尼姑的庵房，要不是人家跑的快就烧死了。这是挺过分的。所以如果我来改这一段，我可能会从道德暴力的角度说一下。权且记着。在郑本里，刘氏遣子经商之后，左盼不见罗卜回来，右盼不见罗卜回来。心中的懊悔犹如潮水一般袭来，每日里埋怨自己不该谈一时口上痛快，有觉得自己不敬神明遭到了报应。于是重开三官堂，重修会缘桥，吃斋把素。把哭哭啼啼赶回来得罗卜骗了。她后来打益利，花园立誓，其实全都是怕母子失和。其实罗卜回来，刘氏永远把开荤的秘密瞒下去，估计也就错这一次而已。老天那么不开面儿，一点儿改过的机会也不给她，说起来她也实在可怜。说到母子情深。刘氏变狗之后，一边拽目连，一边拽曹赛英。心里大概为自己耽误了儿子十六年青春而滴血不止。不论自己多么惨，还是希望一切就结束了罢，儿子和儿媳重过幸福生活该有多好。可是看客们都清楚，事已至此，两个无缘的人此生只能长伴青灯了。我每看到《罗卜描容》和《犬入庵堂》两折都忍不住想哭，特别特别的痛心。听说川剧的本子里有刘氏出嫁，但是我无缘见到。不过我想傅相那么大户人家，刘氏做为正妻，必然也是大户人家的。所以除了受过良好教育，有端庄一面之外，有点脾气也是必须的。各种和尚尼姑、乡里乡亲把她逼成那个样子，她必然是要暴怒的。人在盛怒之下哪有理智？金奴和刘贾说什么她就听什么，什么不对啊，残忍啊，她都想不到。活蒸了猪羊（活蒸这个事情，我在某本酷刑的书里看过，可能是纣王开始让白鹅在火炭上跳舞的，记不清了），火烧了庵房，她只是咬牙切齿的觉得过瘾。一个善良的人一下子变成这样，真让人觉得可怕。还有传说说，刘氏上辈子是如来身边不认真听讲的女弟子，因而有次一劫。我看到这个传说，觉得这和刘氏的聪明、顽皮劲儿对上了。刘氏从开荤开始，到入了地狱，从来都没有老实过。一会儿耍脾气（虽然不是大小姐脾气了，但也是使性子）打益利，一会儿赶快去花园立誓跟儿子表决心。到了地狱里就更不得了了，她一路上都在喊“将就！将就！”，给鬼卒塞钱，说“不与人行方便，做官也枉然”；她高呼着“冤枉”，埋怨刘贾和金奴；她跟殿里鬼判掰扯：“我跟老公儿子做了半辈子善事，也没落好儿啊！”“凭什么我吃肉就不行？世间吃肉的多了！”“那供奉菩萨还用三牲呢！”正义的鬼判们简直气得七窍生烟；她唱三大苦装可怜；她扑倒在目连面前，喊着：“儿啊！夫啊！救我……”刘氏既是大户人家的女儿，在地狱里这些痛苦恐怕是让她哭号都无力了。如果要追求类似的体验，也许我会想到拔牙时杀神经或做太阳飞车时上下翻飞无尽的苦。呀呀~太可怜了。回头可以细致的描写一下他嚎叫的那种无助感。我觉得她肯定是被地狱中的各种酷刑吓出精神病来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一边哭一边害怕，心里不住闲儿的希望有人她。不论是目连也好，傅相也好，反正快救救吧……怎么办？怎么办？可是，她在六殿见了目连。看儿子为了救他得了神通高兴，见儿子变了和尚不心疼？心情好复杂……PS，还有一个细节说明刘氏心地很好。虽然刘氏一路上都在埋怨刘贾和金奴。她见了金奴时没有太大感觉。因为她是主人么，金奴是仆人。但是金奴哭着后悔之后，她也没再说什么。而在十殿轮回前见到刘贾。刘贾说：“都怪我，不干阿姐的事。”刘氏几乎就是扑上去大包大揽：“哎呀，和弟弟什么关系啊！要罚罚我一个人吧！”傅相绍兴本里傅相从善之前的那种图利、冷血的样子真是非常生动。但是他从善之后真尼玛变得太快了好么……在郑本里，强盗来抢劫他家。他带刘氏逃走，临走还在桌子上给强盗留了一包银子。刘氏腻腻歪歪的，他还说了刘氏一顿。强盗的马走了一半不走了，说了一堆莫名其妙的人话，把强盗感化的又把银子送回来了。还真是德满宇宙，人间奇善啊……为什么？为什么？我来使劲儿试着还原一下傅相弃恶从善的过程。我脚着，刘氏劝傅相从善的时候，他其实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烧了秤，做两件好事。什么把土地分给佃户啊，给神仙幻化的和尚钱啊，都是为了刘氏肚子里的孩子——积阴功么，这时候还是有些流于表面的。虽然阿金阿银是败家子儿，但毕竟是亲骨肉。我觉得，小哥俩的死会给傅相非常大非常大的刺激。万事到头终是空。傅相是人，这时候会有从痛苦到绝望，到漠视很多事情的变化。心理学家们@姬晓安，可以出来解释一下。刘氏更多的是使小性子，而傅相是一家之主，又有功名，因而他是有威严的。虽然本子里没有表现出来，但是傅相应该对罗卜很严的，不然罗卜不会

《紹興救母記》

那么听话，从小就热爱青衫，而且多多少少有些唯唯诺诺。他对仆人、对刘氏说话都是简约不容置疑的，虽然是情深，但夫妻俩并没有说太多知心的话。到他升天的时候，很强硬的要求刘氏立誓永不开荤亦是如此。绍兴本里，刘氏花园立誓，七窍流血。傅相冷冷的说：“谁让你背誓来的？我可管不了你。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这是不大和逻辑的，不和傅相对强盗都那么有爱心的逻辑，也不和傅相临死都舍不得刘氏的逻辑。他说了“管不了”“各自飞”的话，并非出于生气，愤怒，而是一种埋怨，想救救不了因爱而生的埋怨。后来傅相在天上当了官，没少给玉帝打小报告，三番五次的求玉帝放了他老婆。罗卜（目连）阿金阿银归天，罗卜出生，恰逢其时，是傅家的独苗。因而父母必然是疼爱有加。罗卜很温和，很听话懂事，也很享受、很依赖在父母跟前的感觉。在《元旦上寿》、《花园烧香》两折中，他拜父母是非常虔诚的。在《遣子经商》、《罗卜描容》甚至是《挑经挑母》中，罗卜一旦离开父母，不论是生离还是死别，不论是离了活着的刘氏还是傅相的坟冢，他都是非常痛苦的。他敦厚老实，犹如清水，一举一动惹人心疼。他是富家子弟，但不好奢华，只爱青衫，对仆人礼貌，对涨蛮这样打爹的混蛋也作揖。因为单纯，所以面对一些不好的事情时，他有些显得一惊一乍，特别害怕：所以见到涨蛮说有个“不孝的老爹”，惊讶多余气愤；张友大抢劫，他猛扑过去护住益利，说：“放了哥哥吧，要杀就杀我！”；听观音娘娘点化说母亲刘氏已经在家开荤，打僧骂道，吓得跪在地上痛哭。一步一叩首的往家赶，唯恐不能赎了母亲的罪过。有些时候，他甚至有些唯唯诺诺。刘氏责打益利。他大概也知道母亲的确是做了坏事了。可是“夫死从子”这条玉律在他这好像没用。若换做傅相，肯定是严词教训一番。可是罗卜又跪下了：“哎呀母亲，益利哥不懂事。你大人不计小人过，他几句话怎么能有损您的威严呢？”他对所有人都是诚惶诚恐的，但是又有自己的倔强在。《辞官》、《辞婚》两折就是极致，《观音戏目连》一折中也表现得颇多。他对别人几乎是不发脾气的，金童耍他，把刘氏的容像弄脏了；白猿逗他，把佛经和刘氏的骨坛抛下山崖。他都只是哭，只是跳崖，都没有抓起人家揍人一顿（也有他从小长在蜜罐里，没力气打人的关系吧，嘿嘿），可是他对自己的要求，就几乎到了变态的地步——这究竟是怎么一种人生观？我再仔细琢磨下……（可不可以向今天的单纯小正太靠靠~~其实罗卜很有乡巴佬的老实到让人崩溃的气质）他和刘氏一样，从小没有吃过什么苦。所以救母的时候，一路上没少哀怨啊哀怨~~肩膀出血了，哎呀又想起妈妈要是活着，肯定心疼死了。但是他救母的决心很大，所以即便怕受苦也去受，即便是怕麻烦别人也去麻烦，即便是觉得闯地狱是不合规矩的也去闯，最后居然开了鬼门，放恶鬼也出来了……反正无论如何，都要救妈妈~~ 噢……这块可以多加一些细节和心里斗争的描写。在整个故事中，多多渲染母子情才好。是母子情，不是母子情深~~我还是比较喜欢通过日常的画面去表现。讨厌无休止的煽情。

《紹興救母記》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